
亡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吳郡汪荃台先生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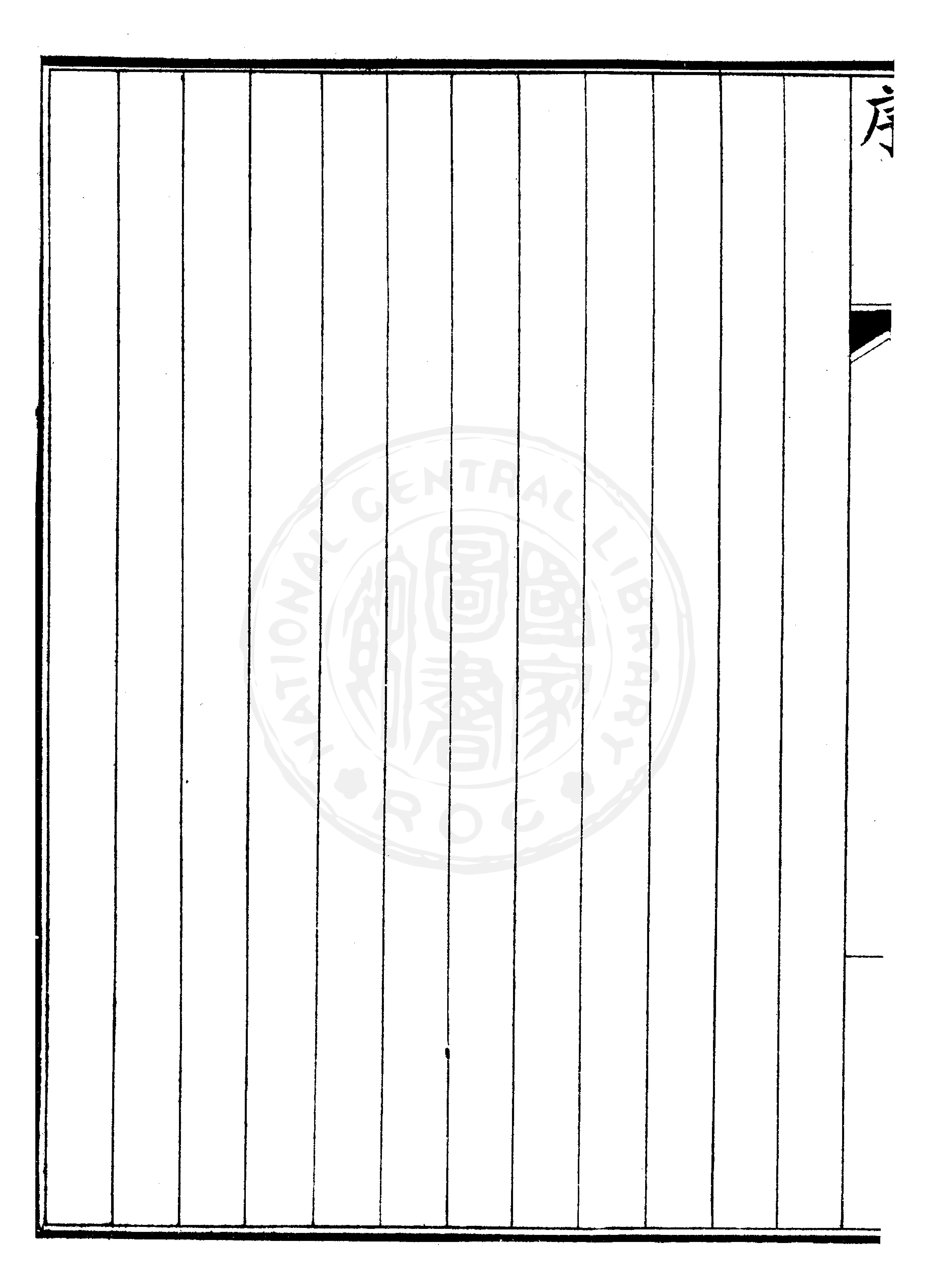
捄之論

天長郁渞生題


茲無版權
任人傳刊

救亡論自叙

丁巳之秋余鑒於時局傾危岌岌不可終日而在朝在野酣夢沈沈不獨異黨猜嫌競爭劇烈即號稱一系同澤同袍亦復各企私圖陰謀傾軋僉壬伺隙舌巧如簧鼓浪興波暗潮洶湧翻雲覆雨幻象離奇盈廷無守正之人大厦有將傾之勢於是慨然有救亡論之作會感寒疾病嗽經時加以氣血漸衰左肱作痛屬稿未竟輟業養痾戊午歲朝忽遘先仲兄之喪雨雪倉皇南還吳下形如槁木心若寒灰由是擱筆者又半載有餘入冬以來畏寒閉戶始理故紙重續危言夏蟲語冰井蛙語海祇慚譾陋無當高明惟是蒿目時艱欲默而殊難自已滿腔熱淚長言而聊以告哀達人君子有能行吾言者乎為之執鞭所忻慕矣戊午冬至懷玉老人自序



序

救亡論

緒言

吴郡汪鳳瀛荃台著

嗚呼吾中國紛亂至於今日覆亡之禍蓋已在眉睫間矣上焉者瞻顧旁皇而罔知所措下焉者酣嬉醉夢而漠不相關一若國之亡無與於已焉者嗚呼中國人人祇知有已不知有國此真不治之病根循是不變雖有和緩扁華固無術以救其死矣然而吾國之日即於亡由人心之日即於死果使人心悔悟痛自刻厲一反舊日之所為則人心不死國脉仍延未嘗不可救也特是大廈非一木所能支横流非一簣所能障必合在朝在野之賢人君子洗心滌慮以圖之而後沈痾可以立瘳元氣可以徐復然則將何道之從以言富國則無財以言强兵則無將且即有財有將而以今日人心處理之財則人人思染指將則人人思跋扈適以速亡而

已焉能救國茲蒙所謂救亡之策者不在實力而在實心且不必借助於他人之力而在取決於自主之心其道為盡人所能行而非他力所能阻斯道也蒙不敢遽望諸人人而望諸社會之賢達相與講明切究强勉力行以克立自治之基而漸化同污之俗庶幾吾國有振興之一日乎人言國家有良政府而後有良社會蒙則謂有良社會而後有良政府政府不良推倒之更易之固非甚難若社會不良則雖一歲十易政府終不免猶吾大夫之憾以政府中人即社會中人非於社會之外別有一種政府之人格也社會改觀人盡由於正軌則由社會選出之政府自無不良之患故蒙先舉上下共由之道為今日切中病根之藥約有八端曰立誠曰辨義曰崇儉曰遠利曰尚德曰守法曰明恥曰勵勤此為救亡之大本大本既立由是分以責諸政府者有五曰整紀綱曰公舉

錯曰重責任曰覈軍實曰蠲苛稅分以責諸社會者亦有五曰嚴家教曰急公誼曰合羣力曰習武備曰養善俗夫國家行政地方自治千端萬緒更僕難終豈僅此區區者所能盡要之此數者為目前最急之先務舉手可行之要圖而非謂推暨擴充之道盡於此也愛國之君子其不河漢斯言乎

立誠

古籍浩博其專言誠學者獨禮記中庸篇爲最詳誠之爲效至於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斧鉞君子篤恭而天下平非侈言也誠之所積金石可開誠之所孚豚魚可格況其同爲含齒戴髮之倫哉反是以觀而知不誠之爲禍烈矣史策所垂其徵已遠姑就最近之事徵之項城大略雄才威權蓋世爪牙心腹布滿天下宜乎爲所欲爲無不如志矣乃逞其巧詐之謀以求償其子孫萬世之欲而一夫發難四方響應向之爪牙心腹適足爲倒戈攻北之資卒致自殞其生爲世大僇豈非巧與詐之萬無可恃哉夫人之所以用巧用詐者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抑知惟巧與詐其終必敗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故曰不誠無物不觀工商之業乎凡工於作僞售奸以欺人者斷不能持久而不敗其始即偶或弋獲一時

之利其終必併其汗血之資而盡傾之比比是也工商之業且不可以不誠況乎秉國鈞而謀國是者哉凡定一謀舉一事表裏如一始終如一者誠也首鼠兩端模稜兩可者不誠也推赤心以置人之腹中人未有不感而服之者也假敵手以自傾其同類人未有不尤而效之者也然則立身之道處世之方何去何從宜知所擇矣今夫至誠之道可以經綸天下之大經參贊天地之化育功用盛大此非可以語恆人若夫不自欺以欺人則盡人可勉者也勉之如何言忠信行篤敬誠之道也學之弗能弗措問之弗知弗措思之弗得弗措辨之弗明弗措行之弗篤弗措致誠之道也

辨義

義者事之宜凡事協於人人之心而適當其可者是謂宜苟失其宜即為非義是故處事不可以不辨於何辨之辨之於是非之心而已孟子曰是非之心義之端也世或謂是非無定界地有不同則此或以為是而彼或以為非時有不同則昔或以為非而今或以為是不知此以利害為是非非真是非也小己之私是非無關於天下之公是非也夫强詞奪理不難飾非以為是辯言亂政不難指是以為非而試於平旦清明之際一反省其良知此心必有所戾而不安者則悖於義故也世俗澆漓習非勝是大義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心為利欲所薰則背道而馳舍康衢而弗履心為意氣所激則迷途不復越常軌而妄行彼其人非不能辨也不欲辨也雖然黨人政客與夫社會中優秀之倫讀書明理者究居多數

誠使平心靜氣就平日誦習聖賢之遺訓而叩諸吾生固有之天良則凡逞忿肆欲寡廉鮮恥倒行逆施之事未有不知其非義者本此良知涵養而擴充之有所謀焉有所求焉有所行焉稍加審度焉其合於義也則急起直追以赴之見義不為是無勇也可不勉歟其有不合則視為洪水猛獸以禦之驅之多行不義猶穿窬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可不戒歟

崇儉

中國困窮之患莫甚於今日矣然而中國奢侈之習亦莫甚於今日宮室輿服之華玩好飲食之精娛樂嬉遊之盛平日既窮泰極侈僭踰無等而遇有嘉禮慶長與夫喪儀葬式益復鋪張繁縟崇飾浮靡徒為驕人炫俗之資絕無致敬盡誠之實自吾有知識以來頻更荒亂而社會奢侈之習繼長增高乃無止境始倡於貴閥豪宗而其漸則清門寒族亦踵事而增華矣始盛於通都大埠而其漸則僻邑偏陬亦風靡而俗變矣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此可為長太息者也禮曰國奢則示之以儉書曰愼乃儉德惟懷永圖然則欲革今日奢侈之風而救國內困窮之患固莫要於儉矣堯舜茅茨土堦飯糗茹草而致庶績咸熙之盛大禹卑宮室惡衣服而臻萬邦作乂之休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三百乘漢文帝服浣濯之衣惜露臺之費而閭閻富庶治比成康蓋儉則欲淡而志清用舒而財足上行下效捷於影響道固然也顧或謂富家豪侈則財貨流通財貨流通則工商發展較諸守財不用徒自封殖者猶足為社會沾溉之資且富者不使長守其富即貧者不致終困於貧此亦大造轉移之妙用也予奈何必欲矯而正之不知吾所謂儉非吝嗇刻薄之謂也節無益之費儲為有益之用則睦婣任卹可推惠以及人俯仰寬舒自急公而好義安有壅滯不流之患哉吾見奢侈者之所為矣冶遊無度買一笑以千金豪興呼盧爭一擲以百萬而對於親交或饑寒之不恤責以公誼益棄置而不談彼其所為敗壞風俗而已矯而正之其惡能已且夫人欲日肆天理日亡求盈谿壑必甚貪婪詐欺取財監守自盜但期濟用罔顧刑章卒至覆族傾家自貽伊戚途窮日

暮追悔已遲則何如清心寡欲節用愛人儉以助廉勤而不匱足以惜物力而長子孫哉

遠利

今中國內部之爭端海外列强之戰禍糜爛其人民傾危其社稷而不稍悔焉者非有不共戴天之憤也非有九世必復之仇也積怒蓄怨一觸而勃發不可遏者動於利而已矣私其國者曰何以利吾國而損他國之利不顧也私其家者曰何以利吾家而損他家之利不顧也私其身者曰何以利吾身而損他人之利不顧也夫至損他國之利以利吾國而釁肇矣損他家之利以利吾家而隙成矣損他人之利以利吾身而慝生矣由是競爭不已報復相尋大而干戈小而訟獄負氣不下焦爛為期然則利焉者凶於而國害於而家菑於而身豈非至不祥之物哉顧或謂莫安邦國則為利國康乂民生則為利民自古君子不諱言利而況仰事俯畜為生計所必需耕九餘三亦豐財之是尚利之為用大矣子何為

而獨遠之不知人有當得之利有不當得之利近之則智昏遠之則能辨於何辨之辨之於義不義而已矣官吏之在公食祿義也而納賄營私則非義工商之營業致贏義也而作偽居奇則非義農夫之力穡有秋義也而越畔爭田則非義推之於國務材訓農通商惠工以利其國者義也而陵弱暴寡蠶食鯨吞以利其國者則為非義故以義為利則可大可久後義先利則不奪不饜理有固然勢有必至不可不深長思也且夫美利為人生所共賴專欲則難成奸利為天道所不容多行必自斃是故遠之云者公之於人而不私之於已之道也知足不辱而無臨財苟得之思求心所安而懍為富不仁之戒斯則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推已及人無思不服矣而不然者貪多務得必斂怨而崇仇多藏厚亡適蘊奸而生孽貨悖而入亦悖而出則何益之有矣今日國家欲解爭戰之

紛而致和平之福社會欲滌貪污之俗而興禮讓之風其必先自遠於利哉

尚德

世衰道廢俗敝風婾陵夷至於今日世界幾淪於禽獸之域矣而在中國為尤甚在上者疏方正而昵姦回在下者薄老成而趨佻健憑權藉勢奉盜賊若神明履厚席豐尊駔儈如師保歆於榮利朝多患失之鄙夫習於塵污野少清修之良士循而弗革其為人心世道之憂曷有極哉然而惟皇降衷厥有恒性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以詩書舊族尚有典型樸野窮鄉尚尊耆耇德之可貴今不異於古所云也是在仁人君子有以提倡之矜式之而已吾觀漢晉以來頻更喪亂而尊賢慕義風尚未淪豪俊飛揚心屈鄙生之議貴游烜赫身造處士之廬甚或行玷鄉評終身廢頓出非士族坐席難容激濁揚清古風斯穆即下至有明之季朝綱雖隳清議猶存嘗有緹騎出逮而市人譟逐爭護忠良廷杖加身而鄉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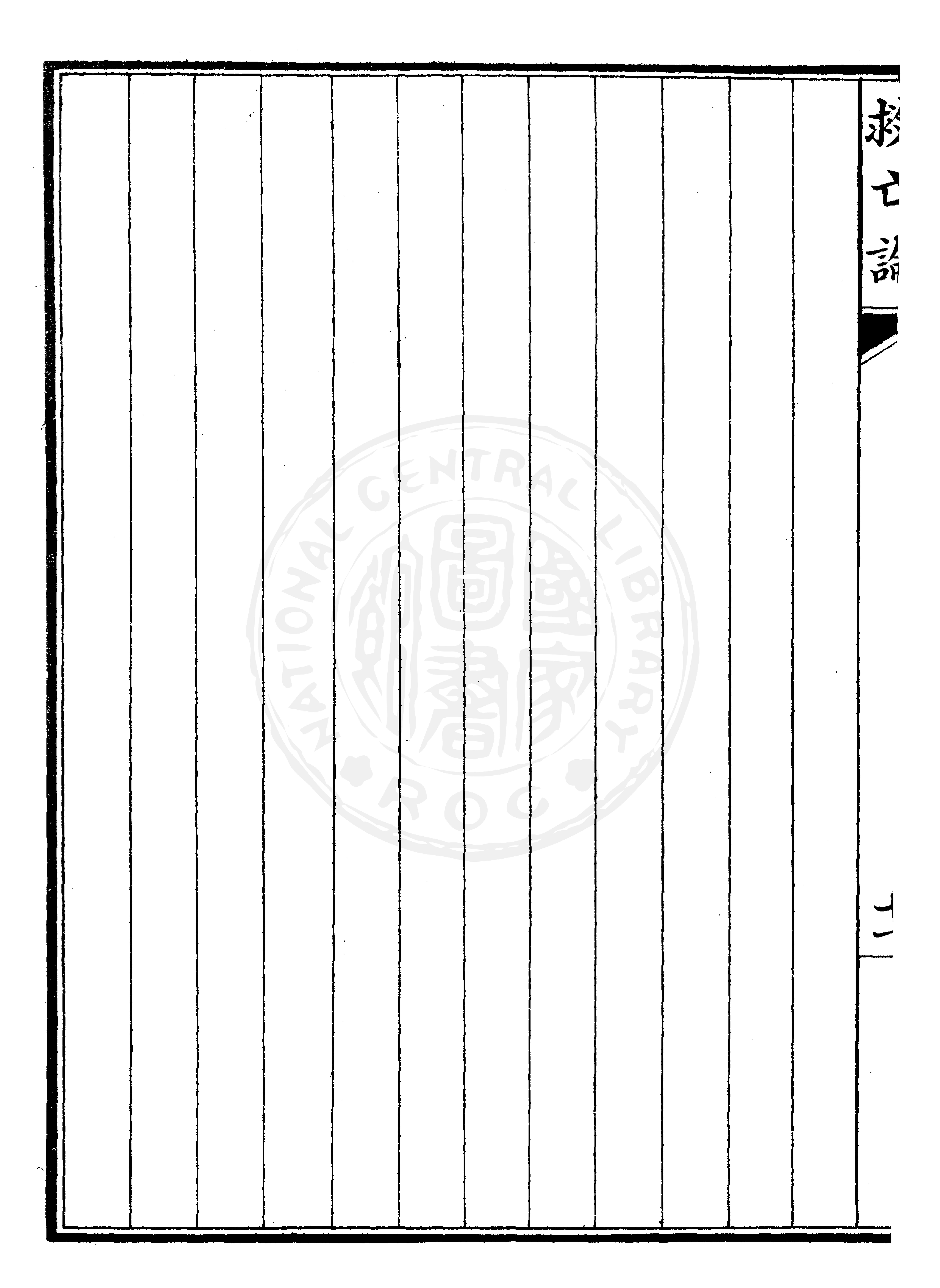
推崇榮於華袞刑賞替於上是非明於下故其時衣冠塗炭氣節尚著於清流宗社邱墟忠義不辭夫蹈海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豈非尚德之效足留正氣於無形挽狂瀾於既倒者歟今欲責當途以重道尊師之禮風行草偃之規誠為難事然使故家名族負鄉望者正誼明道以樹厥風聲達識通材操輿論者發潛闡幽以示之標準勿因恩怨之私而有過情之毀譽勿徇黨派之見而有曲筆之褒譏使天下之人確知克念罔念之分途自有公是公非之定論立德者無所疑沮而益勉於力行慕德者知所適從而弗迷於向往由是相觀而善風氣可積漸以轉移用志不紛理義自悅心而饜飫斯則所以存人類於幾希而匹夫有責者也

守法

古之治國也以禮今之治國也以法禮者治人之心法者治人之身治人之心者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也治人之身者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免而無恥者也故言守法不如言守禮不知論治國則崇禮乃所以明法法即寓於禮之中論律身則守法乃所以存禮法不越乎禮之外彼免而無恥者特不公然犯法而已非真能守法也真能守法其惟知禮之君子乎顧言禮或苦其繁賾而難行言法則較為簡明而有據故吾不敢與國人遽言禮而姑且與國人先言法夫法也者政府所奉以周旋人民所恃為保障者也今之有位乃以爭權奪利之私肆行壞法亂紀之事而法不可問矣是故議院立法者也惟守法乃能議法今之議院則專以法糾人而已之違法弗顧也法官司法者也惟守法

乃能執法而今之法官則專以法科人而已之枉法弗顧也行政官吏行法者也惟守法乃能奉法而今之官吏則專以法繩人而已之亂法弗顧也於是饕餮窮奇之族悉慶登庸寇賊奸宄之徒咸思攘竊以彼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宜若可朋比以謀合同而化矣抑知權利必不能均平也勢力必不能齊一也已得者求快於心而所欲無止境也未得者思染其指而所願難徧償也欲不止則爭願不償則怨仇敵生於肘腋禍變起於蕭牆布衣昆弟之歡而下井投石骨肉倫常之愛而同室操戈此大亂之所由作也孟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蓋國家所以範圍人之思想行為而使之各安其分位者法律而已法律一破則彼豪暴桀黠貪欲無饜如洪水之滔天而不可以防遏如烈火之燎原而不可以撲滅至此而涕泣勸告弗聽矣至

此而委曲調停無濟矣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然則欲止亂而息爭莫如反省而修身修身之道在乎守法世之人誠鑒於今日禍亂之由而思所以弭之其必兢兢焉以守法為先務哉



明恥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無他知有恥而已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作德則心逸而日休作偽則心勞而日拙蓋作德者有所不為而後有為仰不愧天俯不怍人其心安舒而見為逸作偽者掩其不善以著其善外以欺人內以欺已其心矯揉而見為勞夫其見為勞也由其羞惡之良與利欲之私交戰於中而不能自克故也且夫卑鄙齷齪之事多出於富貴利達之途漸漬浸淫成為風俗而廉恥之道喪矣列戟專城而簠簋可以不飭搢紳巨族而帷薄可以不修城闕青衿以佻健而荒亡其學業閨門白璧以自由而放浪其形骸甚者襲寇盜之行為而昌言救國負師干之責任而棄職潛逃此皆無恥之尤而旁觀既不以為非當局且安之若素習尚至此豈復知人間有羞惡事哉且夫國有禮防而後人知志

節之當尚士有清議而後人知名譽之可珍不然人之所慕者寵榮也人之所貪者貨利也人之所悦者聲色也茍有可以得此者固不惜冒恥以求之也一惕於指摘之難逃則不敢往焉茍有炫以相投者固不難忍恥以受之也一怵於糾繩之可畏則不敢居焉今則指摘無所聞也糾繩非所及也人類之所不齒而乘時竊位則慕羶者爭為之疏附而後先矣國法之所不容而藉勢憑權則逐臭者爭為之稱功而頌德矣若而人者羞惡之本心其真澌滅無餘而不可以常理論乎吾以其恥心固未盡泯沒也何也以壞法亂紀之圖而必假託名義以肆猖狂是彼未嘗不知壞法亂紀之可恥也以奪利爭權之事而必多為説辭以期掩飾是彼未嘗不知奪利爭權之可恥也誠使知恥之君子尊重名教以身率先講習先哲之格言提倡大公之輿論使天下憬然於良知之難

昧曉然於直道之難誣有恥則可進於聖賢無恥則自淪於禽獸見有無恥之行則人共鄙之見有無恥之人則人共棄之彼捐其恥而終不得遂所欲焉未有不悔而反其本者此則有人心世道之憂者所當與同志講明而切究之者也

勵勤

吾國貧弱之患其致病非一端其積因非一日而究其最深之痼習則在於不勤而已矣治國不勤則政事怠荒而不理治家不勤則業務荒廢而不修治身不勤則志氣委靡而不振古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事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

其夫社而賦職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夫以唐虞之際明良一德熙載奮庸而其君臣交相儆勉之詞一則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再則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其相勗以勤而致戒於不勤若此之甚也舜命禹曰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以耄期之年而始倦於勤一覺倦勤即以帝位遜禹而其所以命禹者則曰汝惟不怠可知治國治家治身固莫要於勤矣伊尹述成湯之勤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周公述文王之勤曰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以帝王之尊而其勤苦且倍蓰什百於勞力之民豈得已哉不如此則無以措萬民於康乂綏萬邦以協和也乃今之在位者惟盤遊佚樂之是耽而職之曠否非所恤也在野者惟徼逐嬉游之是鶩而業之荒否非所計也百為萬事其墮壞於因循苟且之中

者蓋不可以數計姑舉其最要者言之邊警告急而備禦素不講也內訌不已而處理久無方也訴訟繁滋曠日持久而獄不能決也旱澇洊至臨渴掘井而民弗及救也貨何以棄於地則畏難而苟安也力何以不出於身則惡勞而好逸也上行下效相習成風日之方中而猶甘同夢夜已過半而不醉無歸耳之所聞絕少盡痒鞠躬之彥目之所接無非惰游失業之流馴至國勢日頹民生日蹙何莫非不勤之所致哉抑知體國經野勤則有功居室治生勤斯不匱勤者必能勞勞則善心生而嗜欲淡故動罔不臧勤者必能儉儉則耗費節而財力舒故用無不足以勤治國則足以熙績而亮工以勤治家則足以興業而成務以勤治身則足以任重而致遠是故欲救今日貧弱之患其必胥上下而同勉於勤也夫

以上八端皆今人所最缺乏者而實則盡其在我無待他求勉

而行之欲仁斯至特是澆風久扇痼疾方深非得有道君子提撕而警覺之或視為迂濶而遠於事情或苦其難行而多所畏沮是宜集合同志設學會以講明之此種學會不得如政黨之廣樹聲援濫行結納專取踐履篤實識力堅定之儔十人八人初不嫌少酌訂規約相率履行不必多列科條致嫌繁瑣不必深談性理致近拘墟使人人曉然於此道之平易可行則信從者自眾而推行不虞其難矣俟與會之人漸多行有餘力或著為淺明之學說講演以勸導斯民或發為正大之輿論刊布以主持公道有裨世教良非淺鮮昔人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者須在此等處致力初非謂越俎代庖强與人家國事也深望當世賢達努力為之

整紀綱

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孟子曰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國之所存者幸也然則國家所以範圍百官之心志使之秩然各安其分而不敢有所陵越者恃有紀綱而已此紀綱者以禮義廉恥立其體而以慶賞刑威行其用上謹之則為道揆下遵之則為法守固百年修之而不足一日破之而有餘者也民國草創典章制度缺略未修所持以建威立信肅人心而尊國體者秖此賞罰之大權而已自項城心蓄異圖力規帝制於是賞以市恩而藉為要結私人之計罰以修怨而假為排除異己之端意謂可以利用人莫予毒也而紀綱從此墮矣繼之者不悟殷鑒之非遠而惟覆轍之是尋馴至賞罰皆不得自由不復問理之是非而專以徇人之好惡其尤甚者大鈞視寵賂為轉移魁柄聽强權

為予奪衣冠敗類而可錫殊榮斧鉞加身而可行特赦至此而人綱人紀掃地無餘綸言棄若弁髦樞軸喪其機括藩鎮跋扈非獨異派之抗顏政府孤危不啻散沙之解體載胥及溺其何能淑此可為長太息者也今誠欲立紀陳綱與天下更始其必自謹其賞罰之權用以示勸懲而昭威信毋依違毋姑息賞必當功勿以親疏而歧視罰必當罪勿因強弱而異施由是觀聽日肅號令風行庶幾有綱舉目張之一日乎

公舉錯

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是則用人之道其必取物望之所歸而引輿評以為鑒可斷言矣有道之世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與衆云者明其至公無私凡所舉錯罔不洽乎國人心理之同然而已無與焉者也今之當局黨官以納賂植黨以營私者無論已即其心無他求才自輔而所親信者惟左右昵近之私人所引援者惟夙昔往還之僚友才庸識闇但憑資格以優容言偽行汚或徇情私而莫舍取小忠而忘大信喜私智而昧宏猷將伯徒呼人倫乏鑒由是貽人口實叢集猜忌以

興戎張我爪牙遂或反間而通敵問有能持大體而明正誼者乎無有也問有能盡直道而進忠規者乎無有也且夫任官非才則熱中者咸思倖進見邪勿去則守正者遠蹈同歸至是而時艱誰與共濟乎至是而外侮誰與折衝乎雖引咎責躬以謝天下而國事已不堪問矣顧或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非吾族類其心必異但崇道貌負盛氣者不近人情專採鄉評盜虛聲者曾無實際與其徇人所譽毋寧用我所親不知明試以功則濫竽絕跡法行自近則遠服傾心誠使執政者折節旁求虛懷博訪推至誠以接物不曲貸以阿私則舉所當舉錯所當錯自協斯民好惡之公而底庶政清明之績先務之急其以此哉

重責任

凡事必有負責之人而後可望其成功凡人必有負責之心而後不輕於求試蓋有其任即不能無其責任其人即不能寬其責故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非可苟焉已也自責任之義不明而越俎代庖不顧侵權之患素餐尸位曾無曠職之嫌利用議員以謀擁護則不憚交通結納而議院幾同鬻貨之市場至其立法之專司可以窮年而莫究利用武力以樹聲援遂不惜假借優容而軍人竟等天生之驕子至若干城之重寄無煩思義以顧名甚至屬行閣制而總理僅須承旨綢繆陰雨胥勞元首之親裁閣僚但取備員臭味河山無待同心之夾輔於是大局極糾紛之象而執咎未識誰何庶政貽叢脞之憂而考成不知所屬具官千百皆持祿保寵之徒執德二三無守正不阿之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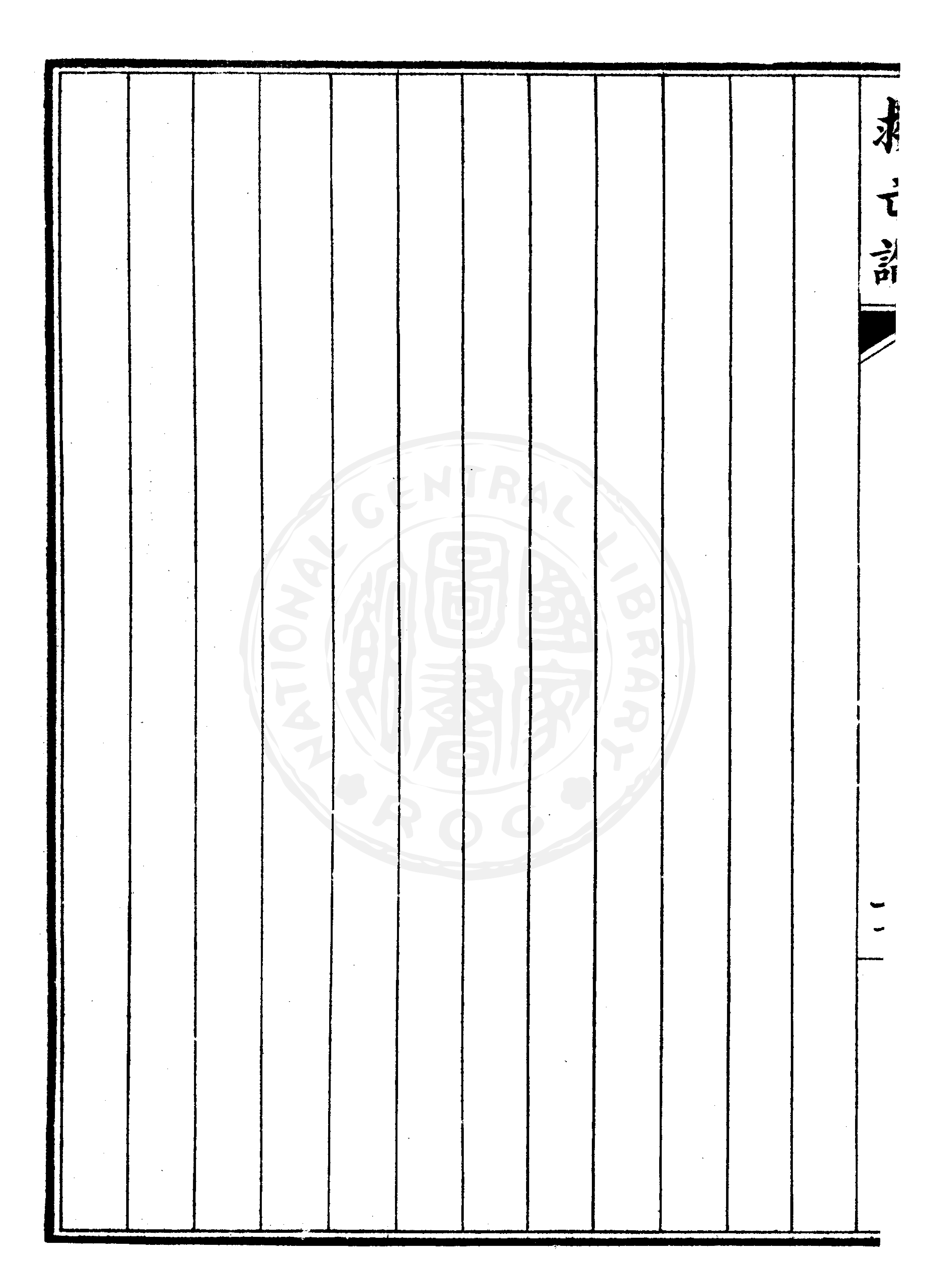
以此圖治猶卻步而求前以此息爭猶揚湯而止沸豈非必不可能之事哉然則今日欲熙庶績而亮天功固莫先於重責任矣明分權限畫若鴻溝嚴定考成懸諸象魏量材稱器務用其所長分職効功必底於可績苟懲其位罰不恕於長官克勤於邦賞不遺於遠服如是則涖官者咸知任有專歸責無旁貸量而後入不敢存倖進之心勞有不辭庶各盡在公之職而且朝綱既肅孰能出位而妄干即使輿論難孚亦必返躬而自咎何者任之所在即責之所在在人既重之而無或旁撓在已自亦不得不重之而弗容巧避否則官不擇人人不負責冗食滋贅疣之病駢枝多掣肘之虞功則相爭過則相諉國事之敗罔不由此吾願當局者鑒既往而戒將來勿徒作旁觀之太息吾國庶有豸乎

戢軍實

今中國大患足以耗國蠹民坐致破產之虞者莫甚於養兵之費考前清康熙時兵額五十九萬四千四百十四名餉銀僅一千三百六十三萬三千九百兩道光中葉兵額五十八萬五千四百十二名餉銀增至一千六百八十二萬一千零六十一兩咸同以後舊營改用西操軍械之費驟增於前光宣之交參仿德國兵制編練新軍需費益鉅然宣統四年預算亦僅列七千餘萬兩合銀幣一萬萬元有奇財絀用宏度支告匱練兵之效未覩而宗社墟矣自入民國以來以各省之紛紜不靖軍隊之冗濫浮支逐歲增加至五年度預算海陸軍費已達一萬四千餘萬元用兵以來所增尤鉅歲入經常之款萬不足用不得已則用强迫以募公債忍痛苦以借外債暫資應付到手輒空此豈可為經久之圖者乎在項

城時代其權力非不能裁冗節浮立根本之計畫徒以隱蓄異圖對於各省專閫將帥務在優容假借冀得其歡心以謀異時之擁戴及乎情見勢絀瓦解冰消而中央威信掃地無餘繼任之人無項城之大略雄才而怙其權位之私中於讒間之口互相猜忌自拔根株重致各省稱戈藉名兵諫於是藩鎮之禍熾而鈞衡之力熸矣今日西南疆帥既抗命不從擁兵自擅而北方同系之軍人亦復驕蹇跋扈動止自由其視中央直玩諸股掌之上絕無服從之誠意不獨主一省之軍者攬權怙寵嗜利營私削減師干厚自封殖即領一師一旅之衆者亦罔不侵冒伍籍蝕餉自肥余友潘君若梁告余某省軍隊一師纔三千餘人貪風所扇競相效尤是故一任督軍歲入輒數百萬刮小民血汗之資充大蠹侵漁之利日朘月削國脈將殘此而不懲何由立政顧或謂今日藩鎮之强

悍如彼政府之孱弱如斯而欲統一各省之軍營嚴核各軍之伍籍事之無濟奚啻與虎謀皮不知强弱無定形是非有定理誠使居政府者本身作則推誠布公能實行上所述整紀綱公舉錯重責任三端則各督軍具有人心觀感之餘服從惟謹果有恃强抗命者褫職奪官與衆棄之其疇敢不滌慮洗心捐污習而奉公家者乎除戰爭之際臨時添募軍隊本應裁撤外其他但以汰弱留强之名義厲行歸併覈實之方鍼專杜將來不追既往精神所注杆格無虞則兵不待裁而餉無虛耗然後國家之財力可紓外債可償一切教養之政可次第舉行不比之圖則漏卮莫塞債累日增吾國破産之禍成而覆亡之日至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蠲苛稅

今日中國人民擔負之重視前清末造又有加矣清季勵行新政費用繁增計臣責諸各省省吏責諸州縣凡所搜括無一非小民之血汗脂膏由是小民喪其樂生之心囂然不靖革命黨乘之而清社以屋在當日人心亟望國體變更庶幾易代後發政施仁噓枯起瘠得緩須臾之死以貽樂利於子孫初不料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剝膚之痛轉倍於曩時也慨自民國肇建以來權利競爭內訌不已其在戰爭區域內民之罹鋒鏑遭刦掠生命財產灰燼不留者無論已此外通都大埠泉源枯竭商業凋零勞力之民靡所得食間接受其影響者痛苦徧及於全國之人而各省以用兵之故財用不支暴斂橫徵誅求無藝加以匪盜縱橫水灾泛濫飢寒無告疾疫流行民之不死於兵者亦將死於歲嗚呼今日真四海

困窮之日矣然而疆吏莫之恤也政府莫之哀也籌款則頭會箕斂折及秋毫催徵則羽檄馳書急於星火地方有司非不知小民之疾苦而迫於長官之嚴令則緩撫字而專急催科利於上考之獎金則博羨餘而益工敲剝此但就上供者言之也至於本地需用之繁教育也警察也自治也選舉調查也戶口編審也無一事可省其費即無一費不累於民果皆涓滴歸公或尚怨咨可免然不能不假手胥吏也胥吏之需索無窮不能不責成紳董也紳董之侵漁益甚坐是而激生變故擾害治安者已指不勝屈矣說者動以泰西各國人民納稅之重以相比例而不知中國人民未能堪此也蓋中國以農立國顧力田之民皆小農而非大農用力至勤計贏至薄此外工商各業資本無多半資借貸墨守舊法製造不精凡服飾器用與夫尋常需要之物無一不為舶來品所侵奪

銷場日蹙獲利日微竭蹶支持猶虞不繼豈尚能堪官府之重重朘削耶且外國人民盡輸將之義國家即盡保護之方而中國人民則但有負擔之義務而絕無保障之可資哀此窮黎坐以待斃其誰不感我生不辰之痛乎此後政府誠欲定大政之方鍼養小民之元氣惟有將一切新政之有名無實徒滋耗費者暫行停罷凡地方苛捐雜派重累吾民者概予蠲除庶幾喘息稍舒吾民尚有更生之望乎

嚴家教

東西洋各國教育之責咸寄諸學校政府定其宗旨學校奉而行之舉國一致無或參差故人無不自愛其國而思致其身昔普魯士國俾斯馬克用兵破法威震全球而其言輙歸功於小學蓋小學之教育兒童已有以振其愛國之精神而導以致身之趨嚮至於家庭教育特在蒙養之初加以匡翼為入學之預備已耳中國自前清光緒甲午以後各省廢書院設學堂罷制藝講科學以是為大興教育也乃二十餘年來寸效未覩流毒無窮士習囂張校風敗壞其兒童之入小學者或併其在家已讀之書已識之字而忘之舉世詬病視學校為陷人子弟之坑豈無故哉蓋從事教育之職教各員放任以取容敷衍以塞責僅視為個人糊口之資而絕無職思其居之意此不能專咎教員也國家之視教員祇等諸

無足重輕之列聽其浮沈冗食於其間而於東西各國所有優待教員之法從未採擇倣行以施其奬勸政府既不知教員責任關繫之重又安有教育之可言哉是故今日吾國青年子女惟在家庭教育有以端其根本範其身心而已古人有言曰以言教者訟以身教者從家門有型仁講讓之風則羣從自無鬩狠私財之習父兄有矩步規行之實則子弟自無踰閑蕩檢之端誠以目染耳濡久習焉自潛移而默化形端表正受誨者斯悅服而信從孟子所謂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蓋純視乎平時之涵育薰陶而初不在一日之譴訶責備也自非然者嚴君家督誤放縱為自由而禮法聽其蕩棄則子若孫陵尊侮長私家釀革命之思潮恣驕淫以取樂而閨門失其防閑則婦若女墮行敗名中冓抱難言之隱痛父兄之教不嚴子弟之率不謹履霜堅冰至其由來者漸矣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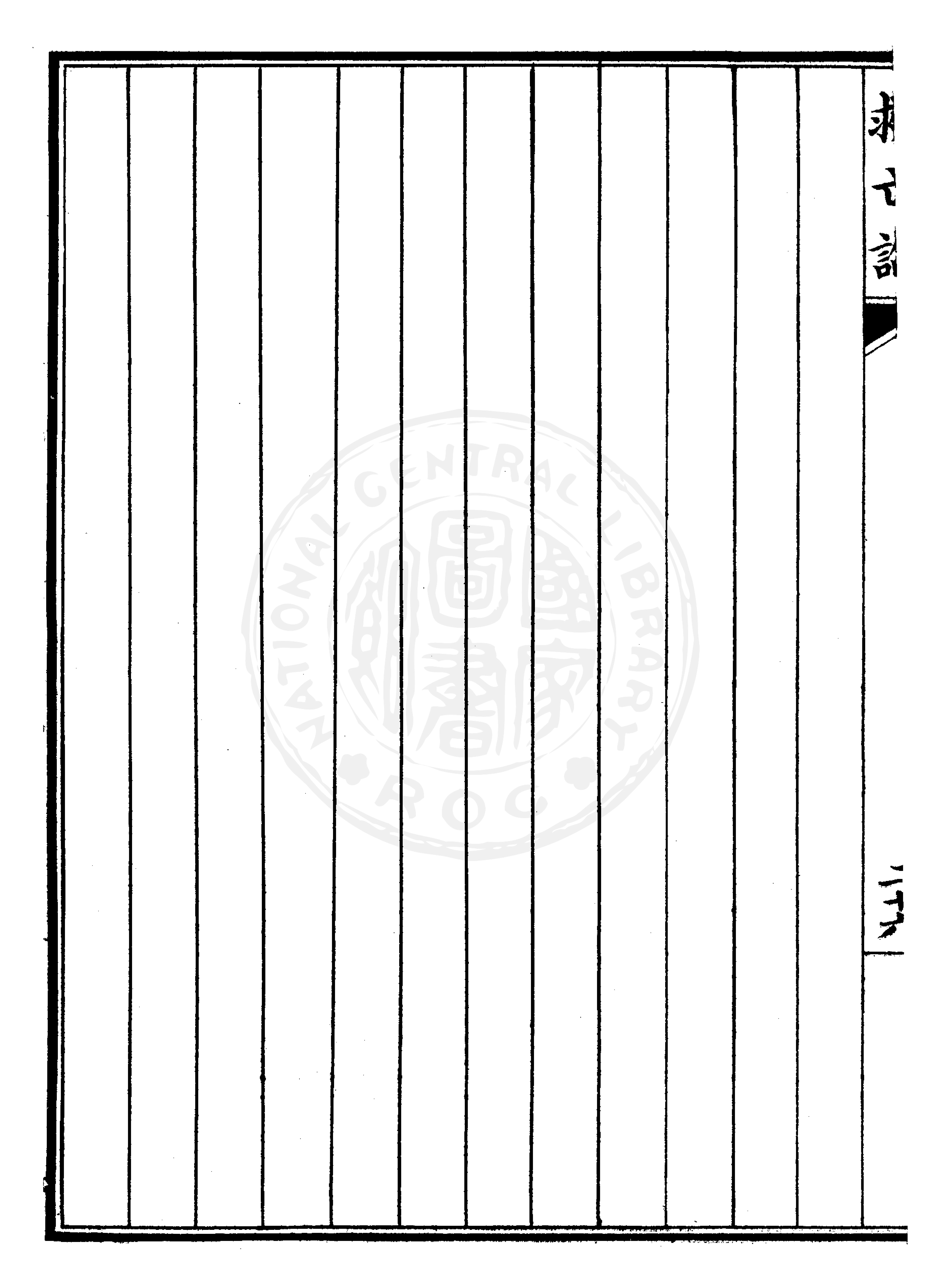
世言教育者每以德育智育體育三者並重夫智育體育或待取資乎外傅而德育之責則惟專重乎家庭苟無德育以植其基則所謂智育體育者適足為作奸好亂之資而斷難收成德達材之效使國家之教育既不振而家庭之教育復不嚴斯則義方盡失賊民大興非特喪家直將亡國愛國之士不當共起而肩其責也哉

急公誼

今人誤解孟子獨善其身之義端人正士但以束身自好閉戶自精為足對於公衆應修之事業地方自治之精神概置不問此謗所謂自了漢耳曷足云善善之云者必其人於己身應擔之責任應盡之義務努力進行毫髮無憾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而後可謂能善其身也夫睦婣任卹皆行誼所不可缺之端保受糾賓在鄉里有不可辭之責古時政教修明凡人民公誼之所關皆為官師董勸之所及故風醇俗美大道為公後世官治不修人思利己侵佔公地以廣私宅剝蝕公產以飽私囊類此之端不勝枚舉至於地方公益之所應興作地方公理之所應維持地方公論之所應倡率者類皆深閉固拒而謝弗與聞間有起家商業之人轉能揮斥私財宏興義舉而搢紳巨族有告以善者訑訑之聲音顏

色輒拒人於千里之外巨室者一國之所慕也今若此則公益何由舉公理何由著公論何由伸乎國體變更以來公義所在莫重要於選舉議員一事縣會議員全縣人名休戚安危之所寄託也省會議員全省人民休戚安危之所寄託也國會議員全國人民休戚安危之所託寄也其上焉者必取博通古今洞達治體有才有識能謀能斷之人其次亦必取公正廉明幹練强毅夙負鄉望素行無玷之人公同推舉以膺妙選此其責任在本地方老成耆宿閥閱巨家念立法之重任須付託之得人平日預為品評詳加審擇和衷協議合力推稱若者可為縣會議員若者可為省會議員若者可為國會議員屆選舉時標舉其人宣告有眾共持公道毋徇私情集合同羣嚴重監督遇有寡廉鮮恥以貨黨為事者訴諸官廳從嚴懲罰官廳見地方正紳主持公道自必各舉其職權

以嚴其糾察彼行賄貪賂之輩知希望之無效嘗試之難行亦必束手歛跡不敢犯眾怒而觸刑章假使民國二年初次選舉參眾兩院議員時各地方人士即能慎重其事一秉至公推舉賢良以謀國是則憲法早經制定各種法律亦以次訂立頒行國會必無解散之虞而帝制復辟之禍亦無自發生國本固於苞桑民眾安其樂利何有於今日之亂靡有定哉然則推原禍始雖半由不肖議員多方搆煽以釀此厲階實則皆各地方端正士紳放棄責任不急公誼之所致也往者不可追來者由可諫竊願當世愛國君子此後對於國家社衛之間凡有應擔之責任應盡之義務勿以為無與於已而袖手旁觀焉吾國其庶有豸乎



合羣力

天下事凡君子與小人之所共爭者小人常勝而君子常不勝蓋君子之勢常處於孤而小人之徒常處於衆也昔歐陽文忠謂小人無朋唯君子則有之不知小人見利爭先或利盡交疏誠有反相賊害之時要其對於君子則視若同仇恆共出死力以相抵制而君子道義之交其淡如水况政見非無出入學說或有異同識見既分情感斯異故其相援相助決不如小人之黨衆而力專也此其咎不專在小人而在君子不知合羣之道也且夫聚沙不難成塔集腋乃可成裘木處叢林而大風不能拔堤增厚土而大水不能穿凡事力聚則勢强勢孤則力弱成例具在盡人皆知吾人安得不以合羣為要義哉在昔專制之朝尚有朋黨之禁小人之傾陷君子輒以朋黨目之以中人主之所忌漢之黨錮唐之清流

宋之道學蒙禍至烈故君子每以孤立為正道而以黨眾為不祥羣之渙也由來久矣今者國號共和民為主體徇列邦也風尚以黨會為依歸羣之當合所不待言且吾之所謂合羣初不涉於黨派事關公益端賴眾擎物我同胞本難膜視際茲風雨飄搖之會尤資同舟共濟之人上而國家下而社會非人人各盡其實力以共圖救濟則事業必無成就之期非人人各去其私心以相維持則危亡豈有倖存之理然而守正之士往往高其崖岸峻其門墻非素心人莫共晨夕宜其陽春寡和獨處無徒將伯偶呼同聲罕應也已特是處今之世為今之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覥羣邪之熾盛悲正氣之消淪非得正誼明道之賢好義急公之彥合多數之士以成羣合多數之羣以致力則雖具普渡眾生之宏願欲手挽既倒之狂瀾而皆醉獨醒斯人誰與彼眾我寡孤掌難鳴將見

一事不可為萬人皆為敵而已或謂今之政黨林立不患無羣抑知今之政黨其標題則為國為民其宗旨則為名為利薰蕕雜處蘭艾同收徒為擴張勢力之謀絕無宏濟艱難之望其魁非不欲千金以市駿其徒終必致害馬之敗羣彼其所合之羣非吾所欲合之羣也顧眾人熙熙皆為利來眾人攘攘皆為利往吾欲合羣而但以義相招不以利相市慮人之莫我應者不知忠信可行蠻貊至誠可格豚魚誠能集同志以求友聲推赤心以置人腹專具利物濟人之念並無沽名釣譽之心捍患則以身率先輸財則責躬必厚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其孰不心悅而誠服響應而影從哉即如選舉一事向使高明之家明達之士能集合百數十人以主持公道推挽賢良則拔茅連茹彙征以吉彼恃金錢為運動者早望風而卻步矣孔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子張之論交

也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其斯為合羣之要道乎

習武備

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蓋武備之當修不獨治國然也治家亦然不獨治家然也治身亦然古者男子之生必懸弧矢大學之教兼習干戈射御列於六藝之科象勺定為童年之舞自幼及壯使之安於服勞之習慣用以振其尚武之精神故其人筋骨健而膂力強血氣充而心膽壯以之衛國則可即兵戎以之衛身則可禦強暴此誠文武兼資之善制而為古今不易之良規也自唐宋以來專以文章取士其能致身通顯備位卿相者必以科第為階雖別置武科以登技勇而朝廷既不重其選風俗即不以為榮其人武僅擅夫弓馬刀石之長而未澤以禮樂詩書之氣性質不免於粗魯儒雅益致其鄙夷明代積習相沿尤輕武士每見起家行伍雖功名已顯而班聯猶不列搢紳迨至有事戎行斯水火難容而

督撫不能制方鎮亡國之禍此其大端良可慨也前清八旗之制人盡為兵天子親習騎射以身率先王公襲爵科舉衡文必先較射不命中者不得襲職及與試所以示武備之一日不可忘法甚善也顧其對於漢族因仍舊習不用斯程在入關定鼎之初或不欲强以所難能使士子望而却步乃繼體守文之世亦遂相沿為故事致文人無復知兵説者謂其別有用心非無故矣今則小學校皆習體操中學以上或兼習兵操似稍寓尚武之意特其所謂體操者不過藉運動以為游戲所謂兵操者亦僅有形式而乏精神畢業而歸前功盡棄依然脈懈筋弛之態絕無志正體直之觀且小學既普及之為難入校者僅居夫少數加以自由成習校風不良有力之家子弟多不入校延師課讀每以體操為無足重輕而缺之不知今日中國盜匪縱橫於郊邑游惰交錯於閭閻非人

人有自衛之技能家家有兼人之勇藝勢必道途遇刦惟瑟縮於舟車暴客登門任盡胠其囊篋無論軍警不能得力官廳大半尸居即使呼籲能通救援立致然兵來而賊已遠遁盜獲而贓已全消縱謀事後之補苴曷禦當前之急難武備之不講不將伊戚之自貽哉況新更國體注重民權民必以保國為前提斯人盡有當兵之義務苟不預為練習何由共濟艱危且也人盡能兵則常備之師團可減兵既大減則國家之財用可舒轉貧弱為富强在此一舉矣竊謂教育部宜飭各地方於學校之外分區多設公共體操場聘長於柔術者教練之此外各團體之有總會俱樂部者官宜規定章程必使設有射圃球場及戈矛刀石等習武之具以備同人集合時藉運動以為比賽練擊刺以代嬉遊其餘賭博之具咸禁絕之斯則講武有資而耗財無患加以獎勸風氣自開至若

閥閱世家富豪巨室尤當擇子弟之體幹壯碩者延技師指授各門武藝以為倡率庶幾嫻於技擊胆氣壯而禦侮堪資徵入師團體力充而同仇可作自強之道其在斯乎

養善俗

一國之風俗視當途之好尚為轉移一方之風俗以望族之行為相慕效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大學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可見推而皆準無間於自北自南感而遂通其責任在先知先覺也今日風俗之媮由來舊矣然則欲挽回而矯正之豈非士君子之責哉俗宜儉也而今則奢侈極矣俗宜勤也而今則游惰多矣俗宜讓也而今則爭競成風矣俗宜信也而今則詐欺是尚矣至孝弟實為人之大本而好貨財私妻子者罔顧彝倫廉恥為行己之大閑而滅天理窮人欲者全忘羞惡蓋幾幾乎習慣成自然之勢積重有難返之虞矣然而十室之間必有忠信一誠所積可格豚魚果得詩禮名家老成碩彥盡然傷合汙同流之俗惻然抱人

心世道之憂相與約合同心倡明禮教詳訂規則相率履行確存本身作則之誠力任訓俗型方之責遵先民之矩矱返樸還湻集聖哲之格言隨方設教其有篤天倫而敦內行者共獎譽而表彰之則人知孝悌之為貴矣其有砥名節而秉彝程者共禮重而矜式之則人知廉恥之當珍矣吉凶賓嘉之禮力戒鋪張起居服御之需務循簡約則相尚以儉而人咸知奢侈之無謂矣子弟之程課必嚴而怠荒有責婦女之服勞罔懈而逸豫無時則相尚以勤而人咸知游惰之非宜矣有樂道忘勢之心而謙卑自牧無競利攘權之念而意氣胥捐則相尚以讓而人咸知競爭之可鄙矣託孤寄命重然諾而始終不渝瀝胆披肝共患難而篤誠自矢則相尚以信而人咸知詐欺之無良矣由是相觀而善徐滌其舊染之污恥不若人共進於文明之域風俗有不蒸蒸丕變哉顧或謂一

齊眾楚且難變其方音皆醉獨醒曷自迴其酣夢以舉世滔滔之日而為是老夫灌灌之談慮人之莫我應者不知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塘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是則匹夫匹婦之誠感且得同聲同氣之應求而況士君子之修己以誠與人為善者哉即如女子纏足千百年之痼習也自宗教家倡行天足會苦口以陳其毒害大聲以進其忠規不二十年而通都大邑貴族清門有女之家莫不感而變計以天足為當然無復施其殘酷之形以為美觀之具以此推之為其事而無其功者我未嘗覯之也若更能與自治紳董警廳官吏通力合作以謀風俗之改良凡戲館所在嚴申禁令不得演傷風敗俗誨盜誨淫之劇違則重懲其能專演忠孝節義有裨風化之劇者酌提地方公欵補助之其業彈詞評話說書宣卷之類亦同斯例加

以勸懲較諸舊日宣講生之宣講聖諭鄉約音吐不清毫無興味者其感人必易入而收效必加宏矣此亦養成善俗之簡易良方也地方士紳具有正俗之熱誠者盍試而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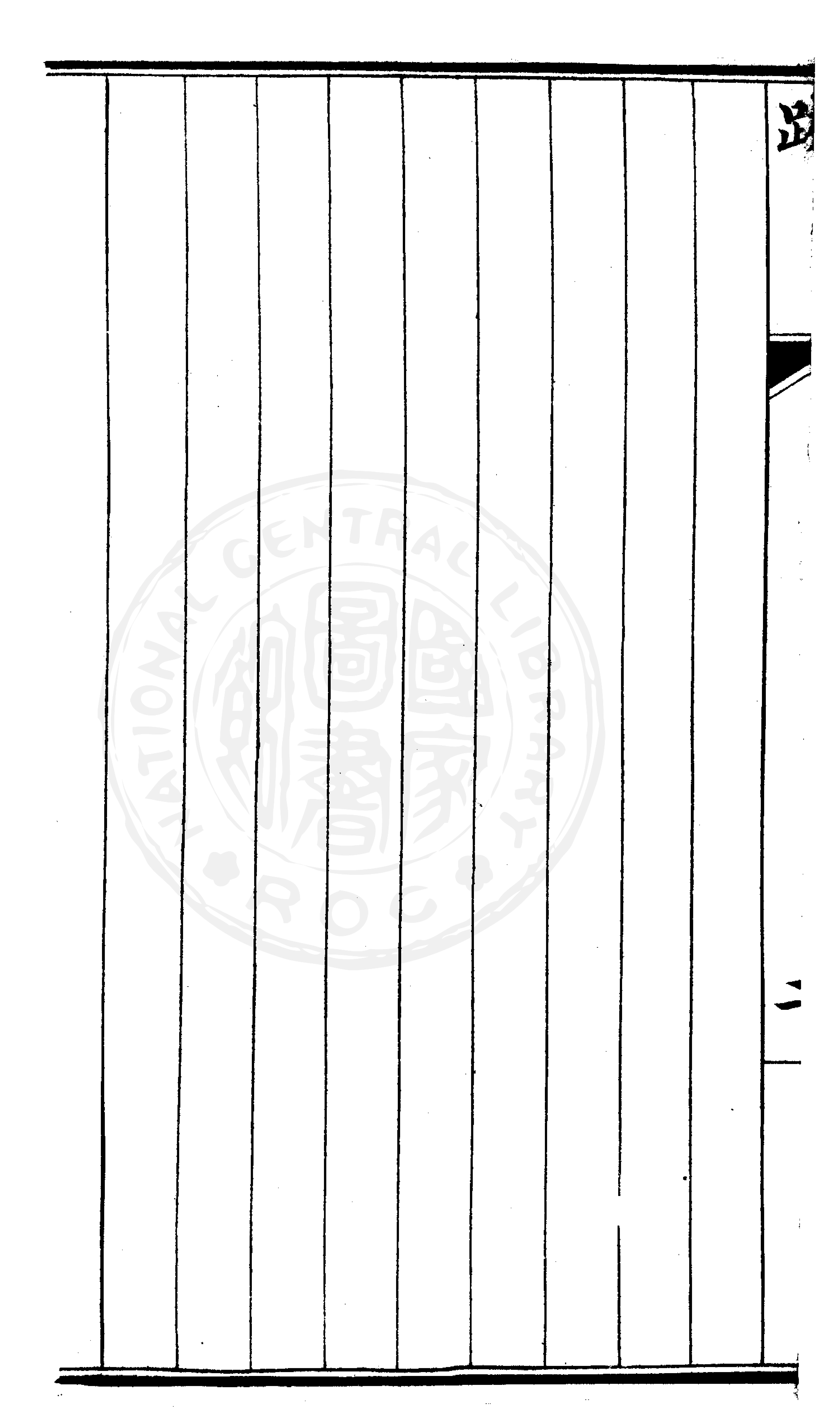
跋

政治家救國於存亡危急之秋岐黃家救人於性命呼吸之際其濟世則一其分量之廣狹不綦遠哉曩者汪君荃台雖同邑兼有葭莩誼以其隨宦　和卿姻丈於潤州僕初未之識也側聞昆季四人並以科名顯以為僅帖括家詞章家耳辛卯壬辰間荃台挈其姪森寶樹寶子榮寶返里應試主予家始獲定交讀其文藝枕經葄史非尋常行墨家比猶以為文學家耳及荃台出佐張文襄公幕並累守大郡僕亦一官游閩濶別者十餘年己酉罷官應鄂臬楊公俊卿之招入鄂聞彼都人士稱荃台政績不置始知其能文章而又優於政事者矣庚戌荃台遷長沙郡守楊公適撫湘僕隨節幕過從正懽而荃台旋奉諱家居時湘中幕府人才無出荃台右者楊公延之總其成某某兩撫亦同時爭致之函電紛馳俱

不允楊公復囑僕敦促之遣僕兒子培治賚書往荃台鑒其誠迺返湘其學術政治見重於諸大府如此辛亥楊公調撫陝仍堅請荃台同往僕亦與焉未及赴任而楊公歿荃台赴京僕亦赴滬瀾別者又三四年甲寅後荃台參政樞府值洪憲政變逆料其敗著七不可論上項城而去時僕已觀政東魯讀其書益信才學識卓絕一時所謂眾濁獨清眾醉獨醒者非歟夫識時務者為俊傑舉世泯棼之會不屑屑同流合污惟燭照機先發抒偉論以報知己而全令名荃台誠當世之俊傑豈第文章政事度越恆流已哉今荃台來魯又出其近著救亡論一冊見眎讀既竟不禁肅然起敬曰是誠當世大政治家哉抑何言之痛切而擘畫周詳乃爾也夫良藥苦口利於病僕麤知醫請以病喻今天下病亟矣內而氣血之交虧虛不能支外而風寒之頻侵勢猶未已岌岌乎攻補兩難不

有良劑其咼以瘳荃台以按時立論對症發藥之言標本並治洵救國之肘後方特恐病者不察嗌不下咽昏不知飲是使言之者無其權有其權者又不能用其言國之不亡甯有望耶僕自問樗蒲材不敢談天下事但天生我材必有所用公餘之暇編輯醫書十五種去内難兩經之艱深正晚近諸家之駁雜葢謂上醫醫國下醫醫人與荃台救世救人之心同一旨趣特荃台有論世未必信以醫國猶僕有書世未必信以醫人難免徒託空談耳拉雜書後并及數十年離合之跡藉寄身世之感其亡其亡繫於苞桑毋猶有知求救者乎盍三復斯篇而藥石奉之毋再貽噬臍悔也

歲次己未季春同郡陸晉笙錦燧跋






國家圖書館
00434250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